

古典新義

聞一多全集選刊二

讀者的批評和意見，請寄至本社編輯部。

古 典 新 義

(全二冊)

聞 一 多 著

*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

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0・開本850×1168 耗1/32・印張19 3/8・字數384,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7)2.09元

目錄

朕皇考曰伯庸	二九三	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二九九
肇錫余以嘉名	二九四	欲少留此靈瑱兮	三〇二
扈江離與辟芷兮	二九四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三〇四
不撫壯而棄穢兮	二九五	結幽蘭而延佇	三〇五
忽奔走以先後兮	二九六	哀高丘之無女	三〇七
雖萎絕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二九六	鳳皇既受詒兮	三〇七
伏清白以死直兮	二九七	恐導言之不固	三〇九
女嬃之嬋媛兮	二九七	命靈氛爲余占之	三〇九
蜺蜺直以亡身兮	二九八	曰兩美其必合兮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三二〇
馳身被服強國兮	二九八	騰衆車使徑待	三二一

朕皇考曰伯庸

王注曰「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案本書九歎逢紛篇曰：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

是劉向謂伯庸爲屈原之遠祖，與王逸以爲原父者迥異。同上離世篇曰：

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

云原之名字得於卦兆，則是卜於皇考之廟，皇考之靈因賜以此名此字也。向意不以伯庸爲屈原之父，於此益明。同上感命篇又曰：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譏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惻誠兮，招貞良與明智。……逐下秩○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雝。刺讒賊於中厖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湖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

據此，則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顯赫者。夫原爲楚同姓，楚之先王卽原之遠祖，固宜。此向不以伯庸爲原父之又

一證也。劉王二家之說違戾如此，後之學者，其將誰從？問嘗蓄疑累歲，反覆尋繹，終疑劉是而王非也。何以明之？「皇考」之稱，稽之經典，本不專屬父廟。詩周頌離篇，魯韓毛三家皆以爲禘太祖之樂章，而詩曰「假哉皇考」，此古稱太祖爲皇考之明徵。以彼例此，則離騷之「皇考」當卽楚之太祖。漢書章玄成傳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者爲太祖」，是離騷之「皇考」又卽楚始受命之君，故其人如九歎感命篇所述，乃似楚之先王。且禮記祭義篇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楚人之祖出自高陽，楚人禘高陽，當以其先祖配之。然則屈子自述其世系，以高陽與先祖之名並舉，乃依廟制之成法，而非出自偶然，抑又可知。要之，劉向非淺學之儔，其持此說，必有所受。王逸徒拘於「父死稱考」之成見，翻然易之，豈其然乎？至於楚之太祖，究係何王，「伯庸」之稱，是名是字，則史乘缺略，驟難臆斷，容專篇論之。

○原作祿，從俞樾校改。

○王闕運亦謂皇考爲太祖，蓋卽本此詩爲說。

肇錫余以嘉名

案肇光古通，詩大雅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作兆，商頌烈祖篇「肇域彼四海」，箋曰「肇當作兆」，是其證。此肇字劉向正讀爲兆，詳上條。王逸訓始，異義。

扈江離與辟芷兮

王注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唐寫本文選集注本篇注引陸善經曰「扈，帶也。」案爾雅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扈。」釋文扈或作扈。○郝懿行曰「樞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案絡與帶義近，扈有絡義，故亦有帶義。文選吳都賦「扈帶鮫函，景福殿賦」落帶金缸，「扈帶猶落帶也。扈落二字皆有帶義，故皆與帶連文。楚人名被爲扈者，方言四「帛袂謂之被巾，」說文系部屢讀若阡陌之陌，國語周語魯懿公名戲，漢書古今人表作被，此皆扈被聲通之比。聲通則義亦通。扈訓帶，故被亦訓帶。漢書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注曰「被猶帶也，」本書九歌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羅，」被石蘭兮帶杜衡，「皆被帶對文，被亦帶也。九章涉江篇「被明月兮珮寶璐，」被明月即帶明月之珠也。

○釋文扈本作扈，同音侯，又云本或作扈同音戶。案扈即皆扈之駁文。說文系部「屨履，一曰青絲頭履也，」革部「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據韻會引)案屨與絡鞮一物，惟有絲與革之分耳。落時謂之扈，猶絡鞮謂之屨，故知爾雅字仍以作扈爲正。

不撫壯而棄穢兮

王注曰「年德盛曰壯。」案王說未諦。壯有美盛諸義。說苑權謀篇「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雲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壯也，盛也，美也，義並相通。○本書壯字多用此義。下文曰「佩繽紛其繁飾兮，」又曰「紛獨有此姱飾，」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壯飾即繁飾，姱飾皆謂美盛之飾也。九辯「離芳藹之方壯，」注曰「去己美盛之光容也，」正以美盛釋壯字。本篇壯字義同。撫壯與棄

穢相偶爲文。

①壯莊古通，莊亦有美義。神女賦：「貌豐盈兮姝莊。」悼李夫人賦：「經臨姚康愈莊。」類聚十二引袁松山後漢書：「明帝名莊，字子麗。」
②今本誤節，與服不叶，改從朱駿聲。

忽奔走以先後兮

王注曰：「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翼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案詩小雅正月篇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從人，猶僕從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自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卽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兵車有右，右助也。輔，備也，亦助也。」案黃說郛確。本篇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後也。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者，四輔尙書大傳謂之四鄰，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①案疑之言礙也，礙止也。丞承古通。車前覆則礙止之，後傾則承持之，輔弼之義亦然。四輔之名蓋亦起於車輔，故王引以說奔走先後之義。

①禮記文王世子篇疏引下文云：「天子有問，无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說甚迂曲。
②孝經注：「前疑後丞，」釋文本一作承。

雖萎絕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王注曰「萎，病也。絕，落也。」又曰「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案王注詰勸難通。摧折蕪穢與萎病絕落，語意不殊。既云萎絕何傷，安得復云哀其蕪穢？委當讀爲餒。說文食部「餒，飢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二〇引三蒼同經傳通以餒爲之。餒絕屈子自謂不種百穀而蒔衆芳，故有餒絕之虞。下文曰「長顙領亦何傷」，語意句法並與此同。

○雖下原有蚤字，誤衍。

伏清白以死直兮

案文選陸士衡呈王郎中時從梁陳詩注曰「服與伏古字通。」此伏字當讀爲服。七諫怨世篇曰「服清白以道遙兮」，是其證。

女嬃之嬋媛兮

王注曰「嬋媛猶牽引也。」案說文口部曰「嚶，喘息也。」喘，疾息也。「欠」部曰「歔，口氣引也。」嚶喘歔並字異而義同。口氣引之義，與王訓嬋媛爲牽引者尤合，是嬋媛卽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嬋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似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嬋媛一作嚶。方言一曰「凡恐而噎噎謂之脅闕，南楚江湖之間謂之嚶。」廣雅釋詁二曰「嚶，懼也。」案詩王風黍離篇「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說文口部曰「噎，飽食息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注曰「心氣爲噎。」噎噎雙聲連語，亦呼吸疾促之謂，故又謂之嚶。惟曰恐曰懼，似不

足以盡嘽嘽之義。凡人於情感緊張，脈搏加急之時，無不喘息，恐懼但其一端耳。本篇「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怒而嬋媛也。九歌湘君篇「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九章哀郢篇「心嬋媛而傷懷兮。」此哀而嬋媛也。悲回風篇「忽傾寤以嬋媛，」傾寤卽驚寤，此驚而嬋媛也。詩大雅崧高篇「徒御嘽嘽，」傳曰「嘽嘽喜樂也，」嘽嘽猶嘽嘽，嬋媛是喜亦可曰嬋媛也。特字則當以方言廣雅作嘽嘽者爲正，本書作嬋媛，一作揮援，皆假借耳。

①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飽出息也。」玉篇亦云「噓，飽出息也。」文選長門賦注引字林同。

②左傳文十八年，宣六年敬嬴，公穀敬皆作頃，昭七年南宮敬叔，說苑雜言篇作頃叔。此傾驚可通之比。

③本篇及悲回風舊校並云一作揮援。

鯀婞直以亡身兮

案亡讀爲忘。鯀行婞直，不以身之阽危而變其節，故曰「婞直以忘身。」卜居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卽婞直忘身之義。五百家韓集三祝注引此正作「忘身，」是古有作忘之本。王闔運亦讀亡爲忘，而釋爲忘身勤死，與婞直之義不合，則猶未達一間耳。

澆身被服強圉兮

王注曰「強圉，多力也。」案被服多力，不辭之甚。釋名釋兵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介冑之用，與孚甲同，故亦名甲。爾雅釋天「在丁曰強圉，」孫炎注曰「萬物皮孚堅者也。」此以

堅釋強字，以皮孚釋圉字，皮孚卽孚甲也。物之孚甲謂之強圉，則人之介冑亦得謂之強圉。強圉字一作禦。詩大雅蕩篇「曾是強禦」，烝民篇「不畏彊禦」。是圉之爲言禦也。禦爲動詞，變爲名詞，則所以自禦者亦謂之禦。爾雅釋器「竹前謂之禦」，李巡注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案甲亦所以自擁蔽也，故謂之強圉。「澆身被服強圉」，猶言澆身被服堅甲耳。澆身被甲，書傳雖無明文，考其傳說之起，殆亦有因。天問曰：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舟陵行」卽澆陸地行舟事。下文曰：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此亦澆事。天問以鼈與澆事連舉，知鼈澆之間必有關係。再證以左傳襄四年「生澆及豷」，說文豕部引作敖，則鼈之與澆，是一非二明矣。傳說中人物，往往與禽獸蟲豸相混，其例至繁，澆爲人類，固不害其又爲爬蟲也。鼈卽大龜，身有介甲，故及其「人化」，卽以「被服強圉」著稱。以天問證離騷，強圉卽甲，益無可疑。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王注曰「言天下之所以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案用，享也。說文高部曰「膏，用也。從高從自。自知臭，膏，所食也。讀若庸」。案卽庸之古文。金文拍卣庸作龠，魏石經尚書古文庸作龠，是其證。庸之古文作龠，而字從高（享），故庸享義得相通。享庸之庸，經傳通以用爲之。荀子王霸篇「用國者，得

百姓之力者富，「用國猶享國也。」文選 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踐）諸鶉首。」用此土猶享此土也。本篇用字義同。「用此下土，」猶言享此天下耳。上云「皇天無私阿兮，」對皇天言之，故稱下土。王逸釋用爲用事，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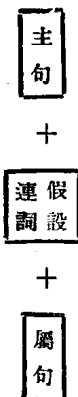
又案吾國文字中，凡表假設的屬句，率置於主句之前。例如本篇

- (1) 苟 余情其信姤以練要兮， 長顙領亦何傷？
(2) 苟 中情其好脩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此常例也。然亦有置屬句於主句之後者，如

- (3)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 余情其信芳
(4) 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 得列乎衆芳



此蓋皆以叶韻之故而倒裝之。其例於他書罕觀，故當視爲變例。③依常法讀之，則(3)當爲「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謂苟余情信能芳潔，雖不吾知亦可以弗計矣。(4)當爲「苟得列乎衆芳，委厥美以從俗，

兮，「謂苟得廁身於衆芳之列，則不惜委棄其美質以從彼流俗也。此文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 得用此下土

主句

+

假設
言詞

+

屬句

亦變例之一，當讀爲「苟得用此下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謂苟得享此天下，其必聖智與茂行之人也。④（3）
例王逸無注。五臣張銑注曰：

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

以然字釋苟字，大謬。（4）例王逸注曰：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詔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

既誤釋苟爲苟且，因不得不改「得」爲「欲」，所謂歧中之歧也。王於本例注曰「苟，誠也，」是矣，顧其釋全句之義曰：

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

又以故易苟，與前說違異，知其於文法之變例仍有未瞭耳。

④各本作香，改從段玉裁。

⑤從白爲從自之譌。

③今惟口語中有此句法，行文（文言文）則絕對不許。

④哲借爲智。「聖智」「茂行」對文，以與古通。「聖哲以茂行」猶言「聖智與茂行」也。

欲少留此靈瑣兮

王注曰「靈以喻君，瑣，門鑰也，文如連瑣。楚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案漢人因門有青瑣鑲飾而稱門爲青瑣，以局部概全體，古人屬辭，本不乏此例。然呼青瑣門爲青瑣，可也，直呼門爲瑣，則未之前聞，且亦乖於屬詞之理。今不惟呼門爲瑣，更因門爲省閤之門，遂逕呼省閤爲瑣，事之荒謬，孰有甚於此者？王逸以漢制說楚辭，牽合傳會，不足信矣。案舊校瑣一作瑣，竊謂古本當作瑣，字則假借爲藪。說文木部曰「櫟，車轂中空也，讀若藪。」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鄭司農注曰「藪讀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也。」是櫟藪音同字通。從臬與從巢同，瑣之通藪，亦猶櫟之通藪矣。⑤其證一。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服注曰「兵法謂雲梯者」杜注曰「巢車，車上爲櫟。」

宣十五年「登諸樓車」服注曰「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注曰「樓車，車上望櫟。」

巢車與樓車依服注並即雲梯，依杜注並即櫟，是巢即樓也。藪從數聲，數從婁聲，樓亦從婁聲。瑣之通藪，亦猶巢之通櫟矣。其證二。瑣可通藪，是靈瑣即靈藪也。靈藪者何？以上下文義求之，殆即縣圃。屈子曰：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藪兮，日忽忽其將暮。

夕至縣圃，欲少留焉，故慮日之將暮，不堪久留。「此靈藪」之此字，正斥縣圃。上言縣圃，而下言靈藪者，變文以避複，文家之常技。更列二證以明之。本書九思憫上篇曰：「逡巡乎圃藪。」圃藪連文，則二字義近可知。文選吳都賦曰：「遭藪爲圃。」是圃藪一事，特以其體言之則爲藪，以其用言之則爲圃耳。圃即藪，故爾雅說十藪，鄭曰：「圃田。」淮南說九藪，秦有具圃，縣圃者亦古藪之一也。

周禮職方氏曰：「雍州其澤藪曰弦蒲。」

說文艸部藪下曰：「隴州弦圃。」

弦蒲弦圃並卽玄圃，亦卽縣圃也。此一事也。

詩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在藪。」毛傳曰：「藪，澤，禽之府也。」

華嚴經音義上引韓詩內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穆天子傳二曰：「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

穆傳稱玄圃其地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與毛韓二詩所說藪字之義脗合，是縣圃卽藪矣。此二事也。由前言之，縣圃有藪之名。由後言之，縣圃有藪之實。屈子稱縣圃爲藪，固其宜矣。其謂之靈藪者，則王注後說曰：「靈神之所在也。」得之。又淮南子墜形篇曰：

或上陪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崑崙縣圃，神靈所居，人之登焉者，亦成神靈，故縣圃稱爲靈藪，於義至當。十洲記崑崙洲記曰：

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耳。

斯則崑崙諸山古有靈藪之稱，又有明徵矣。

①漢書儀：「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後漢書獻帝紀注引漢官儀：「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案王逸似因離騷曰：「欲少留此靈環兮，日忽忽其將暮。」而聯想及漢夕郎日暮向青瑣門拜之故事，遂傳會靈環之環爲青瑣門。注書如此，直同兒戲！

②說文：環之重文作藻。

③鄭司農注考工記曰：「藪讀蜂藪之藪。」疑蜂藪卽蜂巢，故藪空靈之藪與之同名。因之說文藻字所從之桑，似亦當借爲巢。

④見釋地。

⑤墜形篇：「秦之陽紆。」高注曰：「一名具圖。」

⑥案禽爲鳥獸通稱。

⑦內字從王先謙補。

⑧之山二字從王念孫校補。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王注曰：「言已求賢不得，疾譏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戕，使我不得入也。」案王說非是。自此以下一大段皆言求女事，此二句若解爲上訴天帝，則與下文語氣不屬。下文曰：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詳審文義，確爲求女不得而發。「結幽蘭而延佇」與

九歌大司命篇「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九章思美人篇「思美人兮，惝恍而踟躕，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詰。」

語意同。結幽蘭，謂結言於幽蘭，（詳下）將以貽諸彼美，以致欽慕之忱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與下文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語意又同。彼爲求有虞二姚不得而發，則此亦爲求女不得而發也。然則此之求女爲求何女乎？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排闥闥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以此推之，離騷之叩閭闥，蓋爲求玉女矣。帝宮之玉女既不可求，高丘之神女（詳下）復不可見，故翻然改圖，求諸下女。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下女者，謂處妃簡狄及有虞二姚，此皆人神，對帝宮高丘二天神言之，故曰下女耳。

結幽蘭而延佇

王注曰「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案王意謂結蘭延佇爲示有還意，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也。①結蘭者，蘭謂蘭佩，結猶結繩之結。本篇屢言蘭佩，

紉秋蘭以爲佩。

謂幽蘭其不可佩。

又言以佩結言，

解佩纓以結言兮。

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爲記，以詒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已所欲言，皆寓結中，故謂之結言。九章思美人篇曰「言不可結而詒兮」，謂言多不勝結，非真不可結也。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詒兮」，是其義矣。本篇下文曰：

謚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虛妃之所在，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榮華卽瓊佩之榮華，以瓊佩詒下女，亦結言以詒之也，故下文曰「解佩纓以結言」。九歌大司命篇曰「結桂枝兮延佇」，亦猶此類。

①以延佇爲有還意，又似蒙上文「延佇乎吾將反」之語而誤解。